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十)

王 守 仁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全公成文王

(十)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崖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音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祕迹。林樾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救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

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成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咸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徭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逸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濫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

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嶮山互壑。徭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窰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

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闢。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鸚鵡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鷗鳥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朋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僞學。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調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芽。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此。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未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楷次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適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葉棠。東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椽。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

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

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難。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閩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懷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

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地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亙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知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尙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士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旣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者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

部尙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恭。孫男四。榷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獲。既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涓。徜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賸。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彘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繹綫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免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蘄緩須臾。

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高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

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漑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粲。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

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尙不能無潛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居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子。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旣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

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焯。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公諱鑿。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

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啗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感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旣久。眈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

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碲於澄淵則明。碲於濁水則昏。碲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尙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徵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丁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俯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泖頭碑（丁丑）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峯猺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佻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膺。膺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兒壘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癩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癩。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懍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盡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膏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違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聞。而貪墨者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精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

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屢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與。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

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落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祭泐頭山神文（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泐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泐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泐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鳴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泐鳴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泐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

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尙饗。

祭徐曰仁文（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子以壽不能長久。子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子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子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子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斬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

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己卯）

嗚呼。弁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旣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

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尙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澚。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嗟。峨之雪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尙哲文（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尙謙始。從子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尙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尙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尙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尙謙師。而尙謙之嘗師於己也。蓋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己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

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願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輜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

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脫。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願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此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尙書文（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

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鈞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媢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召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

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士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飆。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

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露。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除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

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王文成公全書

十卷二十五外集七祭文

三四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蒼師文錄始刻於姑蘇。再刻於越。再刻於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蒼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旣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旣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而覲。况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嚙觮。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

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味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

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

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

良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卽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條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應。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實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一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書。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

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墮隨。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

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綏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奮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

蓋數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億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過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一始者改元年也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

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罪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旣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旣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鄆。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旣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享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而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

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享之道也。雖有可享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

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宜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戡歛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得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大。天下旣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旣醉旣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

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由縣鼓。鞀磬祝圜。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嚶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離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闊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以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頓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遂致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纒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

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違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

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賫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愧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爇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雖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尙。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

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

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瑩瑩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瑩瑩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廷。

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偬之時猶字畫逾逕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

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常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尙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并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鈴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濟乎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卽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卽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宐宐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卽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卽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卜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疑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紆惰。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後爲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達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善。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飲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嘗上。嘗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辭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

堯饒文壁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聞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諭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涖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柰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瘰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諭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舉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

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洄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卽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卽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洄頭。且半月矣。洄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衷。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洄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洄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

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變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會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茶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宄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

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可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驚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宜。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

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鉞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鉞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關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

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情。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餼。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

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探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

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

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疇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探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開。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驚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臺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磨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旣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億極。具間宜修舉。

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瘳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吏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舍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效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賚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

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寃。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噓。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

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居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况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宄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宄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

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誅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愆。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瑩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取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

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不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宥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墜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寬穢。復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疾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價糧竭。旦夕洵洵。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

輿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味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洵洵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苦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其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茶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請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祕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尙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脩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尙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

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失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

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賚奏聞。伏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

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

而託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常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首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徵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

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訛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度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訛爲支離。訛爲空寂。訛爲似是而非。訛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磋。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

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旣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敍

退之與孟尙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

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託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分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

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被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被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被告爾民之來認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諭也自今吾不復被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願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挈送顆取供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叅究懲治其

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

殺醜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敦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

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誡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

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蔘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旣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旣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盜寇大起。江廣湖邨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

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洵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輦賊旣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暋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訥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喆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

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僂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猺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踳。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硯。栩栩其樹。爰有周行。於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

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踳躄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羅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邇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挽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於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

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於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於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修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乎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 十卷二十八續編三

